

三角梅

灿烂若云霞

它们总是
一小片一小片,看
着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簇拥在
一起时却又显出如火如荼的斑
斓。也难怪作家汪曾祺戏谑道:
“在我的印象里,它好像一年到
头都开,老开着,没有见它枯萎
凋谢过。大概它自己觉得不过
是叶子,就随便开开吧。”

这种“随便开开”的叶子花
是紫茉莉科植物,拥有九重葛、毛
宝巾、簕杜鹃等众多别名,其中最
为海南人熟知的当数三角梅。

尽管名字里有个“梅”字,但
三角梅与蔷薇科的梅花八竿子
打不着。于2012年被评选为海
南省省花的它,也并不是土生土
长的“海南花”。

1766年到1769年间,一支
来自法国的航海远征探险队途
经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卢
时,被岸上的一片三角梅花海
所吸引,随即采集样品带回欧
洲。经此番亮相,这一植物界
的“新鲜面孔”很快便被引种至
世界多国,但其越过重洋在琼
岛扎根还不足百年光景。

由偏居一隅到“遍地开花”,
三角梅的际遇之变,或许正是得
益于其随遇而安的性格。

看,“宛若游龙”是它,高速
公路隔离带上,一枝枝红的、紫
的、粉的三角梅疯长,一路蔓延
似长龙游走;“飞瀑凌空”是它,
不知是谁家的院墙外,几株紫
色的三角梅以爬山虎般攀援而
上,远远望去如瀑布自屋顶倾
泻而下;“火树琪花”也是它,街
心公园里,一朵红花颤颤巍巍
地探出头,再往前走两步,团团
簇簇相约怒放的三角梅在眼前
铺展开来,如霞似火,绚丽得叫
人挪不开眼。

不拘于墙头、街巷,无论公园、
山野,三角梅就这么一路奔跑肆意
打滚,以至于在海南,你根本无法
预料会在何时何地与之撞个满怀。

与春日里盛开其他花儿
相比,三角梅其实只能算是“姿
色平平”:三片苞叶环成三角,
中有小花聚生,不彰不显,无味
无香。或许它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从不以一花一朵争辉,而
是叶连叶、枝接枝、花叠花,仿
佛无数个细小的春天,小打小
闹着,却也当得一个“盛”字。

粉的迷人,红的炫目,黄的
灿然,白的纯洁……随着海南
农业科研人员不断地“寻花”引
种,如今海南的春天里,三角梅
称得上是“临风艳一城”。

赏花地点

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

琼枝嫣红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春来了,春来了,从日日
途径的街巷走过,忽而撞见一
树花,兀自开得蓬勃酣畅,这
才恍然惊觉:春天真的来了。

再到山村僻野或城市公
园转上一圈,会发现木棉红了,
火焰木开花了,五颜六色
的三角梅争奇斗艳。百花争
春,各有各的风情。它们仰着
明媚的小脸,从含苞待放到渐
次盛开,一朵接着一朵,一树
挨着一树,春意便也一点点浓
郁起来。

昌江

昌江叉河镇排岸村的木棉花景观。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近日,市民在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赏花。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木棉花

「红妆」醉春风

驾车进入霸王岭南麓,
弯弯曲曲的山路绵延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王下乡的苍翠峡谷
中。满眼绿意间,一抹耀眼的
红忽闪而过,还未瞧清楚模样,
大团大团的如泼了红漆般的木
棉花便后脚跟着前脚出现,锁
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在昌江,要数王下乡的木
棉花开得最早。平日里,它们
绿得平淡、低调,几乎毫不起
眼。似乎不甘于再当陪衬,一
树憋得鼓鼓囊囊的花苞还未等
到咄咄逼人的冬寒消散,便按
捺不住地换上“红妆”,尽显天
真烂漫。

或是收到了讯号,霸王岭
脚下,昌化江畔,一簇簇木棉花
也相继压满枝头,由一树引燃
一丛,从一沟蔓延到一山,最终
不可遏制地红透半边天,似乎
有一种要点燃春天的势头。

下车后徒步靠近,只见其
花色红如鲜血,密密匝匝地绽
放在光滑的裸枝上。再加上木
棉树是速生树种,生长速度快,
动辄能长到十几米高,枝条又
都长在离地很高的位置,仰着
头在树下观望,会觉得整棵
树看上去身姿伟岸,也难怪木
棉花被赋予了“英雄花”的美名。

只是还未等到木棉花苞全
部“炸”开,便已有不少落红飞
向地面,砸出声响。往往是听
到“啪”的一声后,五指山市通
什镇番茅村村民黄丽黎会赶紧
追上前,将形不枯萎、色不退
的木棉花拾起,带回家将其摊
开晒干后用于酿酒。

酿制花酒是一种就地取材
的生存智慧,当我们回溯历史
时,会发现海南人对木棉的利
用可谓由来已久。

清乾隆元年进士、刑部尚书
秦惠田撰《五礼通考》时,在“
岛夷卉服”下注:“卉即花也,
乃木棉之正名……禹时岛夷已
制以为服,故特别之曰卉服。而
取其木棉之精者为织贝,以入于
贡篚也。”他认为,早在夏禹时
代,海南人已开始用木棉纺织衣
物。这一观点与苏东坡在《东
坡书传》卷五《夏书·禹贡第一
》中的记述相呼应:“南海岛夷,
绩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
类,其纹斓斑如贝,故曰织贝。”

可见,在棉花被大规模种
植并用于纺纱织布之前,海南
先民巧取木棉织就色彩斑斓之
衣,给世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直到今天,每年木棉花期过
后,仍会有不少黎家阿婆耐心
等着木棉果实壳裂,然后取其
白絮,在机杼声中延续黎锦荣
光。

赏花地点

昌江叉河镇排岸村

火焰木花

「火焰」枝头跃

木棉红
在琼州大地层层铺
染,几乎快要占尽春日花事的
风头。能与之一较高下的,火
焰木绝对算一个。

从海榆中线到东线高速,
再到海口市区,一丛丛灿烂的
火焰木花遍布海南城乡,映着
山野、蓝天与高楼,由暖冬一
路欢腾热闹至春日。这一原产
于非洲的热带树种,长得高大
挺拔,约有十余米高,树冠广
阔,叶盖如伞。花开时,伞房
状花序生于树冠之上,硕大且
密集,猩红色花瓣边缘镶有一
圈金灿灿的黄色花纹,远远望
去似片片火焰在树梢狂舞,蔚
为壮观。

因其花朵形状亦似郁金
香,火焰木又被叫作郁金香
树。而它的另一个别名——
喷泉树,乍一看实在有些让人
摸不着头脑。流传较广的一种
说法是:火焰木的花朵未开放
前呈锁闭状,内侧储存的雨水
或露水刚好可以供旅人或土
著居民饮用,故得其名。

别看火焰木所属的“族群”
紫葳科名气并不算大,它的一
个“近亲”对于大部分国人
而言却是耳熟能详。“我如果
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
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没错,诗人的高枝炫耀自己。
凌霄花,与火焰木同属紫葳科。

“攀高枝”是凌霄花作为藤
本植物的本能选择,好在,还
有自强不息于大地之上的火
焰木为家族之“硬骨”正名。

几年前,数百株生长于广
州的火焰木就曾因寒潮侵袭
被冻伤,让园林工作者一度怀
疑引种这一热带树种是否合
适。经过数月的自我修复,这
些高大乔木竟再一次声势浩
大地“炸”开满树的红色大
花,生命力之顽强,让人为之
动容,这也正应了其花语:无
忧无虑,用我的热情抚慰你受
伤的心。

火焰木耐热不耐寒,非常
适合在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
的海南生长。在2012年的“
海南省省树省花评选”活动
中,希望火焰木获评省树的呼
声仅次于椰子树,得票数超
4.6万,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最终惜败,这一外来树
种如今却早已成为琼岛城市
园林绿化队伍的一员,蓬勃生
长,蓊郁不息。

赏花地点

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朱樱花。
海南日报记者 罗安明 摄

春天的一

一切都带着新生之喜。在
一场接着一场的雨水里,一
树花儿顺应时节而生发,红
的,紫的,黄的,争相从枝
桠间探出头,昨夜仍是含苞
的娇羞,待到次日清晨眼前
乍现大片彤彤如霞的花影,
让人顿感几分雀跃。

若时节特殊,这雀跃往往
还要再多出几分。紫葳科的
炮仗花可谓“深谙此道”。

一进腊月,它圆筒状橙红
色的花便一朵朵凑在一起,
由细长的藤蔓串联成条,几
条、几十条、上百条,从屋
顶、围墙、栅栏、灌木上垂
挂至地面,像极了高悬着等
待引燃的鞭炮(又称炮仗)。有
意思的是,不必等人动手,
炮仗花便会自己炸开“肚皮”,
将花瓣裂成五瓣向外翻卷,
露出黄色的花柱,如层层爆
开的鞭炮,为新春增添喜
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
送暖入屠苏。”中国人习惯
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辞旧
迎新,如今随着“禁燃”令
的施行,这一小小缺憾在炮
仗花盛开中得以弥补,无疑
让人对它生出一份特别的
情愫。

炮仗花开得欢快,浑身上
下更洋溢着生命之热烈。无
论枯木树桩、砖墙石垣或竹
篱木架,只要有一高处,它
就能攀援生长。

茎秆上的一个个三叉丝状
卷须,是炮仗花能够快速攀
援蔓延的秘密武器——当可
攀援的物体小于卷须的长
度时,卷须会缠绕在物体上,
得到向上攀升的支撑。而
当可攀援的物体是一个庞
然大物时,卷须前端的“爪
子”则会在物体上寻找缝
隙并钩住,由此获得依靠继
续向上攀爬。

在炮仗花的原产地美洲,
体型娇小的蜂鸟是它的主
要传粉者之一。中国没有
蜂鸟,但炮仗花不缺蜂、
蝶类访花者。然而有意思
的是,在我国,人们常常在
一片炮仗花中都很难找到
一个果子,着实令人费解。

不结果也罢,在扦插繁殖
等人为干预下,近年来炮
仗花依旧“燃”遍我国南
方诸省,展现出入乡随俗
的强大生存本领。☀

赏花地点

海口金牛岭公园



海南春花

- 朱樱花
- 樱花
- 扶桑花
- 玫瑰花
- 迎春花
- 海棠花
- 桃花
- 玉兰花
- 杜鹃花
- 丁香花
- 风信子
- 郁金香
- 紫荆花
- 羊蹄甲花

海口金牛岭公园里的炮仗花。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制图 杨干懿